

佛般泥洹經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般泥洹經卷上

福七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名曰兩舍兩舍公者逝心種也公言惟命王告兩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若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寧能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

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糴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壤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敕自守國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於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不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佛言

如是彼爲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

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辟佛言可宜知時
即從座起禮佛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難勅之
往至鷄山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
阿難即受教詔至鷄山中勅諸比丘僧佛請
諸比丘比丘悉來皆爲佛作禮佛即在前至
講堂中設座已皆坐佛告諸比丘若曹當持
七戒法何等爲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
可久上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
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間若在深林樹下
冢間當自思惟五戒法可久少年奉道當先
問長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厭法可久心
當奉法敬畏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
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用
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
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比丘

福七

三

諾受教比丘不得貪卧卧者不得思他事法
可久樂守清淨不樂有爲法可久樂賢共坐
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不得責望人禮
敬爲人說經不用作恩得法可久小得道頭
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
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蓆
爲牀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比
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
可久當知羞慚法可久不懈於經戒法可久
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坐起不相厭苦法
可久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
惟其深義比丘持是七法可久復有七法佛
在世間爲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勅持
受戒法不慢念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不得
下道當隨佛法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

教戒得當承用無厭法可久當重持戒能忍
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貪愛常念人命
非常法可久晝日不得貪飯食夜卧不得貪
好牀法可久自整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
懈莫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隨
當端心世間人爲心所欺比丘莫隨天下愚
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比丘僧言
受教比丘當重經如愚人重珍寶持經當父
母當用經生活父母活人世世耳經度人無
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不得貪
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少者復饑趣可
而已不得味飯法可久當持身比丘日當憂
死不樂在生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
子親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愚
癡憂耳如人有罪爲吏所取雖有宗親不得

前附用是穢故身當以比丘獨來獨去當與
身競法可久勤修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
取道不難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姪
怒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差衆人
爲人所敬心淨端正不恐不畏取道不邪如
人爲人所讒爲吏所捕吏雖執之其人不恐
用無所犯故清淨持戒畏佛戒語坐衆人中
不恐心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
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七法法
可久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經
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思惟身體
法可久常持佛所說經用著心中旣著心中
當端其心棄惡心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
灰浣之再三徧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
就善法可久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姪怒

福七

四

福七

五

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心如人從軍
健者衆人共將蹶在軍前鋒難得復還意欲
悔却羞其後人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
衆人前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
入法行多少深淺孰與初頭志當日勝樂經
不歎苦不擇食不擇牀卧以道自勸樂法可
久當敬同學當持同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
者身口過內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
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九
孔皆出不淨饑飽寒熱皆爲苦極身體難得
宜適皆不淨潔內懷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
淨及自覆鼻見吐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
不惡不喜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視天下
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
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寤則不

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
間譬如人夢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
久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
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
如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
慈轉相愍念比丘執心人罵無怒辨踰無喜
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
如牴牛食芻草出漣漣出酪酪出酥酥成醍
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
語語莫傷人意舌常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
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爲道常當端舌法可久
端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羅漢
道夜卧婬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婬意
即懈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
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以比

丘獨得我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儻有議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得者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持誠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風當有慈心向之法可久見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衆多王道最大佛道亦爾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塚中有前中者中有後中者射不休息必復中準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射不休

息會中准爲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饑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法可久奉是七十四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爲道不止會當得阿羅漢道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鄰聚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鄰聚中間有爲羅致聚佛至呼比丘僧皆聽比丘諾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爲四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數是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厭

佛言一者受佛語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諍三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癡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出是八戒去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佛爲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惟之佛從羅致聚呼阿難去至巴鄰聚阿難言諾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百五十人佛至巴鄰聚樹下坐巴鄰聚鬼神即往告若逝心理家皆出有持席者持毘毘者持

燈者皆往至佛所前爲佛作禮却在一面坐佛告逝心理家人在世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即有五惡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耗減二者不知道意三者衆人所不敬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能伏心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德三者衆人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爲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爲佛作禮而去佛起到阿衛聚坐一樹下持道眼見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座起出阿衛聚更坐一處賢者阿難正服從座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圖此巴鄰聚起城郭者對曰摩竭大臣雨舍公圖起此

城欲以遏絕越祇佛言善哉阿難兩舍公之賢乃知圖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護此地其有土地爲天上諸天所護持者其地必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護者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是巴鄰城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大臣兩舍聞佛與比丘衆從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巴鄰聚往到佛所前爲佛作禮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俱於舍小舍佛默然不應兩舍公言如是者三佛法默然者如言可兩舍公即去嚴舍中爲佛及諸比丘僧施設牀座然燈火飯食具明日兩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

二百五十人俱往飯食訖竟佛即咒願言使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今世不得離於縣官者若令飯佛及比丘僧使若後世脫於縣官世有明者當飯食賢善道人道人咒願不棄仕官求官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勸心去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得除地獄之罪兩舍公若自思惟公言諾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欲名佛所出門爲佛城門所度小溪水名爲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衆多欲度中有乘舫船者小船者竹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遭水乘桴船度令我身不復乘桴船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丘皆已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鄰聚阿難

言諾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悉俱至拘鄰聚佛言諸比丘皆聽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當知無常以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以即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之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不復走一心無所著如國王樂獨思若干人衆中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心有若干千萬端今皆主是心如國王典主人民佛復從拘鄰聚呼阿難俱至喜豫國阿難言諾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捷提樹下坐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國分衛已還白佛言喜豫國多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仙初動式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舉上淨等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今皆死諸比丘俱問佛是諸優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

十人死皆在不還道中佛告諸比丘僧若曹但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死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三百優婆塞如難提等生時無婬態無怒態無癡態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溝港道當復七死七生使得阿羅漢道玄鳥等五百人皆得不還道自於天上得應真道佛告諸比丘若行分衛來還何為道是十優婆塞若曹故欲擾佛謂佛不欲聞是惡佛亦當何所畏難其有生者皆當死過去當來現在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當般泥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止生死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從癡故從癡爲行從行爲識從識爲字色從字色爲六入從六入爲裁從裁爲痛從痛爲愛從愛爲求從求爲有從有爲生從生爲老死憂悲苦

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墮習佛故思惟生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從癡故得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癡滅便行滅以行滅便識滅以識滅便字色滅以字色滅便六入滅以六入滅便裁滅以裁滅便痛滅以痛滅便受滅以受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滅以有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老死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合大陰墮習爲盡佛故先爲若曹說癡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生死佛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衆淨戒相承用教佛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無憂哭之患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國阿難言諾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七里佛止柰園中有姪女人字柰女有五百姪女弟子於城中聞佛以來在柰園中皆勅五百姪

女弟子令好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見佛爲佛跪拜時佛在柰園中與數千比丘俱爲諸比丘說經佛見柰女與五百姪弟子俱皆好莊衣佛勅諸比丘汝曹見柰女與五百姪弟子俱皆低頭端若心雖好莊衣來譬如畫瓶外有好畫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解解者不淨臭即至柰女皆是瓶輩其有比丘當見力何等爲見力去惡就善不聽姪態寧自破骨破心燔燒身體終不隨心作惡不但力士爲多力能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來其劫無數不聽隨心勤力精進自致作佛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中今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體五臟亦可齊止生死之法視外亦苦視中亦苦端若心柰女到下車至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諸比丘皆

福七

十二

低頭佛言若何緣來柰女言我數聞佛尊於諸天故來跪拜佛言柰女若樂作女人耶柰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樂也佛言汝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畜五百姪弟子者柰女言是皆貧民我養護之佛言不然若不厭女人之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不厭汝身反更從五百人柰女言我癡所致慧者不爲是佛言審如是者善柰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僧佛默然不應柰女大喜即起爲佛作禮而去去未久維耶梨豪姓諸理家聞佛比丘僧俱來去城七里在柰園中即乘王威皆嚴駕乘而出欲觀見供養佛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幡官屬皆黃中有乘赤馬赤車赤衣赤蓋赤幢赤

幡官屬皆赤中有乘白馬白車白衣白蓋白幢白幡官屬皆白中有乘黑馬黑車黑衣黑蓋黑幢黑幡官屬皆黑佛遙見車騎數十萬人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苑中侍從出入者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爲佛跪中福七央者皆低頭最後者但又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來諸理家言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賓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視賓自言舉天上下皆爲佛傾動我視佛無能極佛言賓自莊當熟視佛久遠乃復有佛耳曼有佛時當受佛教令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賓自有大德與佛共談賓自言我遙聞佛經我念作是經久我適今日乃得見耳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賓自

輩慈孝於師佛告賓自佛出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者無不喜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轉相授導轉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其學佛經者皆喜如愚人得金上智者得應真道二者可得不得還第三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港第五持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是佛第四威神佛告賓自若來熟視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時座中有數十萬人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第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反復者多受佛經道受師好語持師戒法諸鬼神龍無不護視者更不敢妄召呼當慈孝

於師師不從弟子有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當稱譽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自者人中雄善樂法清戒維耶梨逝心理家請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佛言柰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諸逝心理家皆俱去柰女明日旦來至佛所白佛言以設座飯食具皆以辦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後佛起著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中觀者數十萬人中有賢善優婆塞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與月相隨時佛好如是佛至柰女家就坐行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澡手以畢柰女持小机於佛前坐佛告柰女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惟尚戒淨明佛諸經坐中語言無不好聽其所行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貪財色奉佛神化死無不生

天上者佛告柰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俱去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竹笏聚阿難言諾又聞竹笏聚米穀大貴諸比丘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維耶梨國饑饉穀糴騰貴其聚狹小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欲遣諸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穀處行分衛佛告諸比丘僧是竹笏聚米穀騰貴求分衛難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是維耶梨四界米穀皆貴我自與阿難俱留在竹笏聚諸比丘受佛教皆去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笏聚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皆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從一樹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佛告阿難我以有經戒若曹但

當案經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以知佛所教勅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今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已尊且八十如故車無堅強我身體如此無堅強我本不爲若曹說無有墮地不死者最上有天名不想人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天下斷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自憂疾去姪態怒態癡態佛從竹笏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城持鉢行分衛還止

急疾神樹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遠在一樹下思惟陰房之事起至佛所爲佛作禮已往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國大樂急疾神地大樂沙達諍城門大樂城中街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閻浮利天下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大樂摩竭國大樂滿沸大樂鬱提大樂醯連溪出金山大樂閻浮利內地所生五色如畫人在其中生者大樂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善心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入阿難腹中佛復告阿難如是尚可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時足可般泥洹佛復言閻浮利大樂

福七

十六

其有知是四神足者當可在天地間一劫有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魔來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咄弊魔未可般泥洹須我四輩弟子點慧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徧布天下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却在一面住白佛我於樹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爲起我生不更是曹地動佛爲阿難說天地動有八事何等爲八地在水上水在風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天或時風動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爲一動有阿

福十

十七

羅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地動因以手兩指案地天地爲大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爲大動是爲三動佛爲菩薩時從第四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從右脅生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得道爲佛時天地爲大動佛起本經時天地爲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今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天地爲復大動是爲八動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無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阿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佛德過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再三告言閻浮利內大樂若徑默然不應我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中我今

不得復止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丘著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比丘皆起爲佛作禮佛告諸比丘天下無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爲癡父母皆當別離有憂哭之念人轉相思愛貪慕悲哀天下無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當死死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彌山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恠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去亦當持經戒在者亦當持經戒趣至度世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長久佛去後天下賢者當共持經戒天下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經可讀可

諷可學可持可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
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
者忍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有四
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姪者莫聽思欲惡者
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四事心常當憂死
心所欲曷惡者莫聽當檢心心當隨人人莫
隨心心者誤人心殺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
取人心取畜生蟲蟻鳥獸心取地獄心取餓
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爲壽命三者相隨心最
是師命隨心壽隨命三者相隨今我作佛爲
天上天下所敬皆心所爲當念生死之痛與
室家別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棄妻
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間諍無貪心二者不得
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戲三者不得殺
生盜人財物思念姪洩四者不得懷怒癡貪

五者不得嫉彼慢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
痛於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著卧存味
飯食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持是八事自端
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超度世道諸比丘當思
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經可長久佛從維耶梨
國呼阿難去至拘鄰聚阿難言福七諸佛從維耶
梨國出迴身視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妄轉
身視城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不得
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向視者何意佛言我
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顧耳隨佛有一
比丘前問佛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佛言我
當般泥洹不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氏鄉
土佛至拘鄰聚聚中有國名尸舍洹佛皆呼
諸比丘今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生中慧者
使心端心端者姪怒癡態三態皆解其比丘

自說以斷生死之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
憂不復憂生死雖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從
拘鄰聚呼阿難去至捷梨聚阿難言諾佛與
比丘僧俱至捷梨聚從捷梨聚佛呼阿難俱
至金聚與比丘僧俱佛告諸比丘其有比丘
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經者是慧
心本婬心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
度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婬怒癡皆消滅
去當自說以棄是三事不復作生死之法佛
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授手聚阿難言諾即
與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
智心有淨心意者心即正智心即生智心即
生開解不念婬不念怒不復癡心乃開解比
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羅漢道佛從授
手聚呼阿難去至掩滿聚阿難言諾即與諸

比丘俱至掩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
心思心智心至無婬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心
智心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思心即開解智心
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氎與染者作色氎
布淨潔作色皆好是氎淨故比丘有是三心
淨心思心智心淨心爲尸大思心爲三摩提
智心爲崩慢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不貪三
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慢若者心無愛欲持
佛經戒如人有氎布氎布有垢人欲染作色
以著染中色不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
心欲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坐
思即見天上具知人心所念亦見地獄餓鬼
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有沙石青黃白黑
水中所有皆現但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
清淨譬如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

淺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故佛
從掩滿聚呼阿難俱至喜豫聚阿難言諾即
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佛告比丘若有淨心
思心智心師所教授弟子當學思師同不能
入弟子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端是
心心端則得度世道當自說以得度世道斷
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氏聚阿難言諾
即與諸比丘俱至華氏聚佛告諸比丘心有
三垢婬垢怒垢癡垢持淨心却婬垢持思心
却怒垢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度世
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從華氏聚
呼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
俱至夫延城北樹下坐阿難坐邊樹下精思
內觀地大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
大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動者地在水上

水在風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地地因動是
爲一動其有阿羅漢欲自試道以手兩指案
地地爲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力意欲動
地地即爲動是爲三動佛不久當般泥洹地
當復大動是爲四動阿難言佛威神乃如是
佛般泥洹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佛威神巍巍
甚尊明化無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言願
欲聞知佛言我行徧諸天下所至郡國中
人民知者來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其國邑
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等法知有何經
戒佛即益其經戒其人民皆不知我爲誰亦
不知我從天上來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我
徧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爲何等人我
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經我言欲問
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答國王所可喜者我

皆爲廣說已我卽化沒去不見國王從後皆
不知我爲誰我至諸逝心國我亦化作逝心
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戒我知子曹心
知子曹語言我引經與教戒便化沒去子曹
皆從後思我自相與語是何等人天鬼神乎
子曹皆不知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
下授經道徧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我
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天言
我不知經我卽爲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
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二忉利天上化作忉利
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忉利天若作何等經忉
利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
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三鹽天上化作鹽天
上衣服語言我問鹽天若作何等經天言我
不知經我爲說經我復上第四兜率天上化

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其
天言彌勒爲我說經我重復爲說經我復上
至第五不憍樂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
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化
沒去天皆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六化應聲
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
經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卽復化沒去第六
天從後皆不知我爲誰我亦不語言是佛我
復上梵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天水
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徧淨天淨明
天守妙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諸天皆
來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經者有
不知經者我皆爲說生死之道說斷生死根
本之道子曹所樂經者我皆爲說之我效作
天上衣服語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我欲

上者其天不能應答我第二十五名空慧天
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天名無所
念慧入慧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吾無
所不見惟泥洹最爲樂佛告阿難佛威神不
但能動地二十八天皆爲大動佛但以正心
所致佛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口受
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聞是法
當爲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不得藏匿佛經
極可列露經中無所疑我般泥洹以後諸比
丘當共持法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其經
中無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其有他比丘妄
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從佛聞是
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戒比丘有不解佛
經者當問尊老比丘阿難所見佛經戒所從
佛口聞者爲比丘僧說之勿增減其有欲增

減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用阿
難若當言佛不出是語當謂之言若何以欲
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不解經戒者當問尊
老比丘比丘不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
有比丘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徃叅問其有比
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從其師
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經戒者不得疑
言非是佛所戒勅比丘僧皆在結經中在中
者用在結經外棄勿用疑不解經戒者當問
何處有長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徃問其經問
經者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難口解言我
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不說棄勿
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丘處經戒之後當
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真佛經不樂經者
諸比丘當逐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

福七

二十四

人當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不樂經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往詣比丘所佛語諸比丘所持所知所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某比丘相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當相檢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當往到長老明經比丘所當從受經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與醫藥佛經可長久比丘當和相承

事上下相檢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獸餓鬼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棄在佛語中佛所說^{福七}比丘所受當奉行佛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旬國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旬國止禪頭園中波旬國人民名諸華諸華人民聞佛來止禪頭園中皆來出前爲佛作禮皆却坐佛皆爲說經時有一人名淳父字華氏華氏子時在座中諸人民皆去淳獨留須臾起持繞佛三匝却又手住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默然不應淳即前爲佛作禮繞佛三匝而去歸家爲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明日淳來

佛般泥洹經卷下

福八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
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夷那竭國佛
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

福八

是間有溪水名鳩對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
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
車上流厲渡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
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
澡足不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醯連水大清
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病
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大臣名胞罽隨道
而來遙見佛威神形貌端正安靜而坐大臣
胞罽前趣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佛爲說經胞
罽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爲若說經若聞經何

以故哭啼胞罽言有一人名羅迦鹽爲我誦
經時我淚出佛言爲若誦何經等胞罽言羅
迦鹽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
久有一人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
不答言我不聞其人言近在是間啍啍如是
何以不聞答言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瞋
耶答言不瞋人言何以不聞車聲答言我念
道自思惟身體五減人言車過如是不聞車
聲胞罽言我於道中逢一人爲我說經比丘
羅迦鹽持道深不聞五百乘車聲我用是故
啼佛告胞罽五百乘車聲何如雷聲胞罽言
正使千乘車聲不如雷聲佛告胞罽我昔在
優曇聚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時天暴雨雷
電霹靂然四牛耕者兄弟二人時有衆人往
觀有一人來到我所前爲我作禮我問是間

何以聚人其人言屬者霹靂煞四牛兄弟二人佛何以不聞佛時瞑耶佛言我不瞑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瞑而不聞霹靂聲佛思道甚深其人亦即淚出大臣胞屬言佛道深乃如是從今已往當持佛經戒胞屬即呼從者來使歸取黃金織成氎布一張來我以上佛從者即歸取來胞屬持上佛白佛言固知佛不用當哀我爲受之佛即受之胞屬爲佛作禮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難持金織成氎布來色大好正黃阿難言我侍佛二十餘年未曾見氎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好阿難言佛今日面色如是氎色佛告阿難佛有是曹色者有兩時佛初得道爲佛時面色好如是我今日夜半當般泥洹面色好當復如是佛復呼阿難去至醯連溪水邊我欲洗

浴身體阿難言諾佛獨與阿難俱至醯連溪水邊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阿難朝華氏子淳陀家飯我今日夜半當般泥洹若告淳陀言佛從若飯已夜半當般泥洹若當歡喜語淳陀莫啼哭若一飯佛得五福若飯佛佛持若飲食氣力用般泥洹得長壽得端正得富貴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飯佛得五福阿難白佛有一比丘名梅梅比丘急性喜罵數聞諸比丘佛般泥洹已後我曹諸比丘當云何共事佛經戒佛語阿難我般泥洹已若曹莫復與語諸比丘不與語梅比丘當思惟懷重慙愧悔數聞諸比丘佛告阿難施牀使北首我背大痛欲卧阿難即施牀著枕佛偃右脇卧屈膝疊脚卧思無爲之道佛卧呼阿難爾知七意之事不何等爲七一者有志二者

明經三者不懈於經四者不貪卧當喜經五者正心六者淨心七者視身中惡露比丘有是七法以自知得度世道阿難意念佛懈卧佛告阿難若意念佛懈卧耶佛告阿難人不解於經不懈於戒以起欲作佛者可得佛語已即起坐時有一比丘名劫賓來語阿難言我欲問一事阿難言佛聖體不和且莫佛即從裏知比丘欲問事佛告阿難呼比丘來入入與佛相見佛言所欲問者當問比丘言佛有疾且置經不須復說佛說七事者我曹以聞當持佛且止莫說經佛告比丘我向卧阿難念佛有懈墮之意何以卧我以是故起說七事比丘言佛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從天請藥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當壞地續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舍心無

病但身有病耳佛言憂七事憂身持戒比丘言今佛當般泥洹有身病何況凡人比丘言鷄生子怙父母得食以生活今佛捨我曹般泥洹我曹當依誰世尊又曰吾經不說無生不死者比丘當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阿難疾去爲佛於鹽呵沙施牀使北首今夜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彼林牀頭北首畢還白言施牀已竟佛起至鹽呵沙得牀倚右脇卧有一比丘名優和洹當佛前立佛言無當吾前阿難白言自吾親侍二十五年未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佛言是比丘於彼諸天最有威神聞佛滅度故直自前貪欲見佛阿難問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復有餘天佛告阿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八十里中頭頭相附間不容鍼皆是諸天聞

佛當滅度悲哭且來中有挽頭髮者自裂衣者塞心絕尸視者哀云奈何佛捨我曹滅度永逝何其疾乎佛爲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洹三界眼滅佛告阿難吾本經不說無生不死者天地無不壞敗者愚人以天地爲常佛以爲虛空天地有成敗無不棄身者善惡隨身父有過惡子不獲殃子有過惡父不獲殃各自生死善惡殃咎各隨其身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吾等葬佛身體法當云何佛告阿難汝默無憂當有逝心理家共憂吾身阿難言彼以何法憂佛尊體佛告阿難葬法如飛行皇帝殯葬之法佛復踰彼阿難言葬聖帝法云何佛告阿難葬法用綿氈以纏身劫波育千張交纏其上著銀棺中以澤香膏灌劫波育上其有好香皆以著上以梓薪樟薪柁

福八

五

薪以蓋覆棺以薪著上下闔維訖畢歛舍利於四交道起塔立刹以繫著上懸繒鼓樂華香然燈飛行皇帝葬法若斯佛復勝之佛說此時阿難在後忼愾啼以頭拄牀角從後白言滅度太疾亡天下眼四面郡國諸比丘僧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謂恐不見佛比丘僧到佛問比丘阿難所在乎對曰阿難近在牀後角低頭哽噎諸比丘流淚而言世尊滅度何期太疾佛言吾本行諸墟聚預告若曹却九十日當般泥洹四輩弟子在數千里外者悉至佛告阿難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盡心侍佛二十餘年慈仁於佛敬身慎口大孝於佛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當來佛侍者亦如阿難若知佛意若云某時可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時不可見所供飲食

若言可食可飲可卧可起常合佛意未嘗失儀某比丘某逝心樂經不樂經若所言皆誠於佛最孝啼哭何爲佛告諸比丘聽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何謂四德諸小國王及諸逝心理家并諸黎民詣帝闕下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爲諸王說治國法知無求逝心之行清淨爲首理家及民出詣佛廟聽採沙門正真之化歸當修孝隨其所定慈心賜之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稱嘆聖帝感動諸天飛行皇帝有斯四德阿難比丘亦有四德其有除饑男除饑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難所從問經戒阿難爲具廣陳演之四輩弟子靡不欣懌退坐出去尋途稱歎斯謂阿難第一四德復有四輩弟子不解經奧至阿難所啓質所疑阿難釋結無不開解聞

補八

六

者不厭出無不歎斯謂阿難第二四德四輩高德觀阿難侍佛左側無不吟詠斯謂阿難第三四德佛所說經言無多少阿難所聞皆識諷誦宣授四輩一無增減是爲阿難第四四德阿難白佛言去是不遠有郡國舍衛國沙枝國梅波國王舍國波羅柰國維耶梨國斯諸大國明義備悉佛當滅度何不於彼旣於小縣復處城外薄聚鄙縣而般泥洹佛告阿難無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往古鳩夷那竭名鳩夷越王國大樂時無疾病米穀豐沃黎民熾盛家有孝子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南北廣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鑿壘集作城黃金白銀瑠璃水精以著城壁亦以四寶爲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上廣二丈四尺城中寶樹華光五色行有三道兩邊皆以

四寶瓦覆其上兩邊居家舍宅彫文刻鏤服
如天上琴瑟衆樂男女不雜歌音以德道樂
益明民無憂怖心常歡喜頭上不飾明香遠
達其聖王名曰大快見號飛行皇帝勒兵光
世都無齊雙相率以道無違王法民欲飛行
念即身往王有七寶自然生黃金飛輪神力
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珠天王女妻主寶聖臣
典兵聖臣王有四德爲小兒時爲太子時即
帝位時捐國絕欲爲沙門時各八萬四千歲
斯即大快見王一難及之德飲食時化體無
長疾寒溫調適身意常安斯謂二德容觀堂
堂顏華絕世微下帝釋以爲不如斯謂三德普
天率土民無巨細慈愛於王猶至孝之子願
令親安王亦赤心慈愛衆生等之於子貧給
財寶飢者飯之渴者飲之窮老幼孤令之合

居爲親爲子室舍車乘疾濟以藥斯謂四德
其國常聞十二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
聲鼓聲舞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佛
尊行聲黎民服飾衆寶織成明月雜珠瓔珞
光道飲食妓樂猶忉利天居民欣欣無日不
喜王欲出遊呼御車臣臣名須達勅之曰令
車徐行吾久不見逝心理家舍欲見之逝心
理家聞王當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
珠珊瑚栴檀名香輒貢聖王王不欲受皆稽
首求哀至乃受之勅掌寶臣倍費其直黎民
巨細亦以衆寶華香散地稱壽無極諸山國
王有八萬四千聞飛行皇帝欲布施皆來翼
從至大殿所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諸王辭
曰臣等諸國皆有寶殿帝曰爾等小殿未足
以云且觀明殿遂無敢昇者王各有寶車車

高十尺皆有四輪自下以上悉是七寶上施幢幡色明相照車駕六馬馬皆飛行特有一車駕兩駱象車名俱羅竭聖帝所乘矣八萬四千車皆在前導至明殿所殿名波羅沙檀縱廣四十里以黃金白銀瑠璃水精鑿爲壁亦以四寶爲柱黃金瓦白銀瓦瑠璃瓦水精瓦階五十重皆以黃金白銀瑠璃水精爲階黃金梁白銀梁瑠璃梁水精梁黃金檼白銀檼瑠璃檼水精檼殿中有八萬四千牀黃金牀白銀牀瑠璃牀水精牀黃金帳白銀帳瑠璃帳水精帳黃金織成白銀織成瑠璃織成水精織成赤罽織成皆以布牀上以天上升織成爲枕阿難宮牆四重黃金牆白銀牆瑠璃牆水精牆作四寶浴池周匝四十里黃金池白銀池白銀池黃金池瑠璃池水精池水

精池瑠璃池池中自然生四色蓮華青紅紫白華冬夏常生池中外有香華樹殿下有四道亦以四寶爲步欄各長二十里殿階之前有四寶樹樹高四十里蔭地亦爾黃金樹白銀樹白銀樹黃金樹瑠璃樹水精樹水精樹瑠璃樹帝於殿下自思惟不且上殿辭讓諸王諸王皆不敢昇大快見勅令近臣請諸沙門逝心明經持戒者先上殿具設美食重賜明寶沙門逝心去帝即深惟壽命非常與一侍人俱昇明殿曰吾欲遣諸夫人妓女傍臣諸王各遣令去帝坐黃金牀足蹈白銀机深自思念姪洸之行何益於已愚人多貪不知其禍吾今雖壽三十三萬六千歲夫盛有衰合會有離身爲朽種會成灰土斯四寶殿孰能久保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用四

十里殿八萬四千牀爲從黃金牀至白銀牀
足蹈金机唯人作意必當清潔貪嫉恚癡邪
淫之心以四非常滅令無餘覩世無常吾焉
得久從白銀牀至瑠璃牀足蹈水精机曰吾
後宮玉女有八萬四千人各遣令去用之爲
拘女聚惡盛當棄穢意從瑠璃牀至水精牀
足蹈瑠璃机重思天下衆事皆惡唯無爲快
除吾濁志當求無爲今雖爲飛行皇帝豪貴
如斯何潤於身侍者前白諸玉女寶問王處
殿何其稽久皆欲進前帝告侍者曰勅掌寶
臣遣諸夫人各歸其家著身衆珍名寶皆各
自隨諸王群臣天馬寶象皆遣令去大快見
王即昇高觀遙聞衆聲喚叫呼天帝曰何聲
侍者白言天王女聲諸王群臣頓捨于地舉
哀呼天寶象天馬呼號淚出戀慕天王靡不

頓蹕帝曰持小机來安置殿下請玉女寶諸
王群僚進諸象馬寶車從者第一嫡后就座
帝側帝更以女妹之愛待諸夫人嫡后舉手
指諸女寶曰天女之容煒煒光世身被天服
世所希覩願留微心以副其意寶象天馬馬
名桓青白珠夜光衆寶瓔珞弈弈光國四方
諸王皆有聖人之明度奉稱臣孝順慈忠愛
慕天王快見王曰吾世世有慈心於世女人
更相嫉妬殃惡流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禍吾
欲遠之自今已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諸夫
人皆舉哀云當奈何生離棄我去皆脫身衆
飾投之于地嫡后自滅椎心悲哭呼云天王
吾當依誰帝曰人命致短爾憂反長身爲朽
器死在無期自今執心尚沙門德遠女親賢
唯道是尊修身自憂不能憂餘告諸王曰命

短憂長當自憂身無生不死當正心行慈愛
孝順榮難久保諸王稽首至誠辭曰四天諸
國皆恃天王常聞諸聖咨嗟斯土以爲無喻
帝及群僚無不神聖國土珍寶譬如天上天
王加哀宜還聖思帝告諸王人壽致短憂俗
反長當自憂身命在呼吸無生不死當去貪
姪穢濁之行帝起上殿坐黃金牀持弘慈之
心向諸夫人群僚諸王庶民象馬十方勤苦
者悲心傷之欲使知佛從金牀至銀牀思無
爲道從銀牀至瑠璃牀思慈哀之行以濟衆
生從瑠璃牀至水精牀思大孝行欲度無數
劫之親自惟五藏九孔惡露帝曰吾昔嘗得
一病如有竹索絞頸木鑿鑿身身爲苦器安
足可恃乎佛告阿難飛行皇帝大快見者吾
身是也王後壽終昇生梵天誰知佛身作飛

福八

十一

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七寶自然從鳩
夷那竭境界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皆在城中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令得斷
求求念空無相之定絕生死之源自今之後
不復作身也阿難汝往入城告諸民云今日
夜半佛當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詣決之慎無
後悔長懷瞞恨佛在小聚違於稟戒阿難
如教民僉然白佛以何緣處于小聚滅度去
乎民皆頓地叩頭者搏頰者椎心刮面滅髮
裂衣蹋地啼哭呼當奈何其王聞之愕然曰
斯者何哀王遣近臣問外何哀民哽咽曰阿
難勅言佛當滅度心所疑結令詣質之以斯
哀矣臣還啓云阿難勅民佛當般泥洹令質
所疑以故哭耳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爾
詣佛所稽首佛足敬問消息伏願世尊於正

殿上昇泥洹道無於小聚般泥洹也太子白
言若世尊遂不爾翔者當云何王曰受教疾
還太子到佛所阿難白言鳩夷國王遣太子
來未敢通之佛言呼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
佛足却長跪諾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問消
息衆生沒淵唯佛拯濟今當滅度何其太疾
當於宮中勿於小聚佛告阿晨謝爾父王吾
往已說昔爲飛行皇帝最後聖帝名大快見
吾已七反以身喪此并今爲八吾今道成不
復以身著斯地中謝爾父王枉苦太子太子
還宮晝冥適至太子見王本末自陳王愕然
流涕勅國黎民率土皆往受佛明法王以人
定時到佛所與民十四萬衆俱住在外王白
阿難曰吾與民十四萬人欲受佛戒阿難向
佛具陳王意世尊即曰若王及民阿難白言

福八

十二

寧可遣王佛言不可當與相見王及國中高
德賢者俱進皆以頭面稽首佛足却又手立
時佛前無燈火佛放頂中光光照二千里佛
謝王及其臣民勞枉爾來王稽首曰佛有何
戒所當奉行佛言吾告使者云得佛說經四
十九歲王國諸賢皆自執行王且還宮吾今
夜半當般泥洹王及臣民莫不舉哀佛告王
曰吾聞有生無不衰喪啼哭何爲怒伏猛心
上法天闔遠惡自愛勤心修德親賢事來重
思無加卒暴人命難得當哀萬姓明者可貴
愚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愛王及賢者皆
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屯住國有耆年字
曰須跋年百二十時在城中夜卧覺寤見佛
光明照一城中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
向阿難曰以吾啓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

曰夜以且半佛當善逝且莫煩擾須跋對曰不可以聞乎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耳今詣質疑而不以聞吾之所疑唯佛而釋餘莫能也阿難曰且止不須問矣佛知須跋在外欲質所疑呼阿難問何以不啓須跋疑事阿難

福八

十三

對曰見夜且半佛當滅度懼其來入語言煩擾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爲道佛言將須跋入有疑當問阿難即將須跋入須跋聞當入其心喜踊身皆爲動前以頭面稽首佛足佛見須跋年老息微賜机使坐佛問須跋爾有何疑對曰佛爲三界天中之天神聖無量至尊難雙開化導引四十九年仙聖梵釋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故龜氏有無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捷子彼八人智無螢燭之

明善無濟生絲髮之潤內懷三毒外爲欲走坐作虛論妄書非真不詣稟化將有緣乎佛告須跋子曾經意與佛經違爲生死之路求富貴之耶吾道之志斷求念空不願世榮淡泊無爲以斯爲樂須跋曰何謂無爲之道乎佛言滅有歸本不復生死謂之無爲也若曹思趣皆有八惡何謂爲八祠祀鬼神卜問虐煞是爲一處家貪饕不奉孝道貪受萬邪欲無舍止是爲二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未嘗陳善令愚去惡是爲三煞盜姪洩是爲四常懷怒心不孝二親輕慢兄弟妻子九族心邪行穢無善勸導常自憍大欲人畏敬是爲五晝夜懷邪不畏法律輕慢賢者尊貴穢濁遠避真正交隨惡人是爲六聞有賢智明經沙門梵志預懷憎嫉虛僞作謗是爲七不敬先祖

盡孝于親不宗賢明而友賊毀仁正不覺流俗穢濁可恥斯謂八惡若自陳云世尊說經四十九載有八人不詣稟化子曹皆懷斯八罪惡豈樂清化乎正使來者佛亦不受須跋若心有斯八惡慎無問佛執斯八戒可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行斯八戒當正爾心乃爲佛弟子其有凡人擅作師導教化之首違斯八戒皆是妖蠱當遠棄避慎無聽受世尊曰吾今於三界中獨言獨步莫有等雙爾之所疑便問無嫌須跋稽首長跪而曰誠如佛言幾亡吾身又墮狂愚世尊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對曰已解重稽首曰吾欲捐下賤之操執沙門清淨之行世尊又曰爾誠不對曰願佛加哀受我爲沙門須跋髮自然墮地袈裟著體精心思教霍然無想一心清淨喻明月珠

即得應真道重自思念吾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即時先佛取泥洹道佛呼比丘入言吾滅度後其有世人棄家去穢欲作沙門入比丘僧中先試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輩人一輩貧窮不能自活欲爲比丘一輩負債無以償之欲作比丘一輩在役當時無用欲作比丘一輩高士行淨無穢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觀佛經典欣然心寤捐家棄欲不貪世榮來作比丘吾泥洹後凡諸來者觀于志趣視于坐起採于語言察于踏步知于施行善惡所趣求道用心精進樂不三月審察志高行淨可衆乃用作比丘身既作比丘當選耆舊明於法律爲之作師授其十戒奉戒三年競不虧衆賢咸可受授與二百五十戒十戒爲本二百四十戒爲禮儀若曹後世施行是

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喜佛所戒法諸比丘熟思之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懈怠違法佛之所行弟子所思長幼相奉無爲不孝有不樂得道慕尊榮者當讀是經求壽欲生天上者讀是經佛之大要趣無爲道吾泥洹後無得以佛去故言無所復怙當怙我經戒吾泥洹後轉相承用翫經奉戒執二百五十戒轉相敬奉猶孝事親耆年比丘當教後嗣猶吾在時後進比丘若得疾病耆舊比丘當有耐心消息占視明教讀經喻誨以和順持佛戒吾道可久吾泥洹後賢者子賢者婦女尋後思念吾世有佛有妙經典佛於世始般泥洹日子曹皆有至孝於佛慈心于經至其壽終皆當昇天爾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慎無懈怠諸比丘爾等熟視佛顏色佛不可復得起

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乃復有佛耳佛世難值經法難聞衆僧難值唯佛難見也閻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曇鉢有實無華優曇鉢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吾正於今當般泥洹爾曹於經有疑結者及佛在時當決所疑今不釋結後莫轉爭慢我在時急質所疑阿難時在佛後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諸比丘僧無疑經者弟子自說吾等無疑天中天佛告比丘夜已且半勿復有聲佛起正坐深思道源棄是善惡都及三界年亦自至七十有九惟斷生死迴流之淵思惟深觀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從不想轉還身中自惟身中四大惡露無一可珍北首枕手倚右脇卧屈膝疊脚便般泥洹天地大動諸天散華香悲哭呼冤法王滅度吾等依誰國王十四萬衆躡身

福八

十六

呼佛衆生長衰當柰痛何或有絕而復穌者
第二帝釋告諸天曰佛常云生無不死者爾
等常念非常苦空非身之諦莫復啼哭第七
天王亦奔下曰佛光已冥佛尚棄身爾曹何
望啼哭躡身者寧可復得乎諸比丘有宛轉
于地啼哭且云三界明滅何其疾乎自今之
後世爲長衰有住哭者息絕屍視者中有深
思佛在常云無生不死啼哭爲身何益明法
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語阿難曰止諸比丘
無使重哀止王及臣民止上諸天莫復哀慟
阿難問曰視上諸天能有幾人曰周帀四百
八十里中比丘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鍼於
上投之鍼不墮地阿那律上止諸天諸天哀
慟倍悲阿那律語阿難曰佛不使吾等棺殮
爾赴往告逝心理家吾等自能殯殮世尊有

福八

十七

命令逝心理家棺殮殯葬無令有恨阿難即
往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說逝心理家舉哀
云世尊滅度吾等孤露智士嗷嗷唯心恃世
尊其等五百人詣王訟曰乞獨殯葬王曰佛
去衆生孤露和心無諍必盡孝心佛愍諸子
令得景福王說斯事無不哽咽理家及民舉
佛金牀還入王城諸天以名寶蓋覆佛牀上
幢幡導從華香雜寶其下如雪十二種樂皆
從後作天人龍鬼莫不舉哀理家問世尊在
時勅令殯葬棺殮其法云何阿難曰佛在時
云如飛行皇帝法佛復踰之理家問曰聖帝
殯法其則云何曰用新氎綿牢纏身體新劫
波育復以纏上著銀棺中以澤香膏灌令徹
身以蓋覆上梅檀香薪檣香薪梓薪樟薪著
棺上下四面高廣各三十丈持火闍維十二

部樂同時俱作以好香華皆以散上殮取舍利擇去灰炭以好香汁熟淨洗之著金罍中以罍著金牀上當著宮中齋戒殿上九十日訖當於四交道起塔立剎懸繒施旛華香作樂飛行皇帝葬法如是佛當勝之諸逝心理家揮淚曰諾必如明教願假七日理家俱啓王吾等欲棺殮天尊聖體願王臨之王曰敬諾理家俱舉佛黃金牀却還從城西門入於城中央至七日得三十萬衆皆共棺殮民衆皆持十二部樂晝夜然燈燈火去城面十二里步步有之第二帝釋將十萬衆天人來下持十二部天名樂來華香衆寶懸在空中去地三里帝釋獨下問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教告帝釋曰以具衆寶妓樂華香葬具吾欲殯葬其宜可乎答曰吾當質之阿

攝八

十八

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阿難答曰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無令棺殮勅令逝心理家殯葬謝諸梵釋願明佛意即還具以阿難意告諸天諸天曰吾上帝葬具不如民間乎答曰斯何言與世尊䟽逝有重貴令慎無相非逝心理家即曰舉佛舍利牀欲從城西門入牀爲不舉理家俱曰牀不動搖從得出城乎阿難問阿那律牀何以不搖答曰諸天欲得棺殮故令牀不舉阿那律曰吾方上曉梵釋諸天即上告梵釋曰阿難謝諸天葬儀之趣自是佛意梵釋諸天曰吾等以持葬具來至此寧可令吾等於牀右面國王黎民于牀左也妓樂華香送世尊乎答曰吾當還報阿那律還以天意具報阿難阿難曰欲棺殮者上違佛教爲孝送者可即報梵釋其事見聽

諸天咸喜皆下在佛金牀右面王及民衆在牀左面理家問曰可舉佛牀出西城門去阿難曰可帝釋前以手持牀右面前足梵王持牀右面後足阿難持牀左面前足國王持牀左面後足逝心理家以繒縛牀前兩足天人哀慟共挽金牀諸天龍鬼神散華雜寶名香妓樂幢幡華蓋各皆導從王及黎民供具亦爾天人挽歌歎德於上黎民紹之哀歌於下天神鬼龍帝王黎民同時哀慟椎心呼佛滅度如之衆生何怙出西城門趣周黎波檀殿有大講堂以佛著堂上逝心理家如佛遺教以氎綿纏身劫波育千張交纏其上著銀棺中以澤香膏灌令徹身天蓋覆上理家俱舉棺下殿於其中庭以梅檀香薪檣香薪梓薪樟薪栴薪高廣三十丈天神鬼龍諸王人民

皆以華香散薪上理家然薪火爲不然問阿那律曰火何緣然之不然答曰佛有耆舊弟子名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耆來還將弟子二千人諸天無央數欲完見佛令火不然理家曰諾教待迦葉與四輩弟子各五百人俱來於道止息有異學者名優爲從佛所來持天華華名曼陀勒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隨優爲進爲大迦葉稽首揖讓畢迦葉問子從何來曰吾從那竭國來迦葉曰識吾大師佛不諾若識之滅度已來今爲七日吾從彼得斯天神華也時諸弟子有未見諦者聞佛滅度靡不驚愕躑躅椎心宛轉自滅呼曰柰何衆生何怙有見諦者深存佛誠世皆無常恩愛猶幻誰獲長有耆衆比丘中有一比丘年耆暗昧不達聖意見衆比丘哀慟痛至往

止之曰願莫哀也世尊在時法戒重省此非法也彼非義矣持此行是無違無犯今世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衆比丘皆共非之因共告天天取老比丘捐著衆外大迦葉勸諸比丘使急就道四輩弟子天人無數悲哭且行俱到佛所繞殿三匝頭面著地搶面掩土血而絕者迦葉熟視佛黃金棺意自念曰吾來晚矣不及吾師不知世尊頭足所在佛便應聲雙出兩足迦葉即以頭面著佛足陳佛功德即說偈言

彼爲不生老 亦爲不老死 彼爲不復會
無有相逢時 彼爲不復會 愛欲相別離
當爲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彼爲是五陰
以畢不復受 亦不復爲爲 有受是五陰
苦爲已盡畢 有本亦已除 當爲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爲斷世間 愛欲爲已畢
佛名爲忍亦 捨所世間惱 佛爲自安亦
致世間安隱 但當爲叉手 當爲謙禮佛
佛爲所說法 爲世間最明 佛爲最見道
安隱無所礙 亦爲活天下 令不復老死
當何爲世間 人不受佛恩 皓月爲以出
但爲夜去冥 皎日爲以出 但爲晝作明
閃電爲以出 但能照明雲 佛明爲以出
令爲明三界 一切所有河 無過崑崙河
一切所大水 爲無過於海 一切星宿明
明月最爲明 佛爲世間眼 天上天下尊
佛爲已度世 爲施福至今 佛爲教誡行
爲至今分明 亦爲至今爲 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禮
迦葉讚畢天神鬼龍帝王黎民皆禮佛足衆

禮訖畢足還入棺天人鬼龍見足還沒愈爲
哽噎同時悲哭哭畢迦葉與諸比丘更相吊
言逝心理家放火闍維天散華香皆云當奈
衆生爲窮乎佛光徹照第七梵天十方幽隱
陰冥之處生不相見得佛光量一時炳然欣
面談曰斯何明也諸理家商佛肌肉盡即以
香汁澆火令滅熟洗舍利盛以金甕佛內外
衣續在如故所纏身劫波育爲焦盡取舍利
甕著金牀上以還入宮頓止正殿天人散華
妓樂繞城步步然燈燈滿十二里地阿難語
阿那律謝諸天龍且各還居天龍鬼神各流
淚云亡三界之日月世爲長衰臨喪之絕當
能幾間急逐吾等令去何爲答曰民衆擾擾
欲上華香且宜暫還以展民心帝釋問阿那
律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阿那律問阿難阿

難曰却後九十日當於四交道中立刹興廟
諸天咸曰待九十日將有緣乎阿那律曰四
輩弟子其在遠者必當奔赴以副其望也諸
天同時頭面著地帝釋處前諸天翼從繞殿
三匝悲哭而去比丘一萬留衛舍利又謝國
王且自還宮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繞殿三
匝還宮勅諸夫人嫫女皆令齋戒畢九十日
逝心理家齋肅亦爾四遠皆聞佛已滅度鳩
夷國四輩弟子皆贊華香悲哭塞路繞殿三
匝稽首于地頓捨哀慟呼當奈何千里內王
皆從太子千里外者遣其太子率從臣民皆
詣佛所繞殿哀慟華香供養先至先退後至
後退諸比丘俱問阿難墓法云何答曰當東
出去城三十里彼土有鄉鄉名衛致有四衢
道當於四衢時刹立廟以玉作塹塹之縱廣

其方三尺塔縱廣丈五尺矣舍利金甕正著中央興塔樹剎高懸繒幡燒香然燈淨掃散華十二部樂朝夕供養逝心理家當共成塔釋梵鬼龍王及臣民送佛舍利理家敬諾如阿難教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斯三十萬衆并王人民終當生兜術天上彌勒所彌勒成佛第一說經九十六億比丘得羅漢彌勒當爲衆生說經云斯諸神通皆是釋迦文佛時作塔者懸繒燒香然燈執行佛戒皆清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與阿難及諸應真共議鳩夷國王壽終當趣何道大迦葉言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天上後彌勒下作佛時當字須達爲彌勒興造宮殿講受道堂踰聞物精舍孤獨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阿難問大迦葉鳩夷國王何以不於彌勒佛

攝八

三十三

所取應真道大迦葉曰斯王欲心未歇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不取應真道矣迦葉語阿難其有不歇生死患者終不得道阿難答曰吾久能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爾但執戒不惟內外身身之惡轉流生死但以食故邊境八國聞佛滅度舍利在鳩夷國中皆發兵來索舍利分鳩夷國王曰佛在吾國今者滅度吾當供養遠苦枉顧舍利不可得八王答曰吾等又手索舍利分子不與我必當以命抵取之耳天帝見八王共諍欲得舍利還國供養化爲梵志字名屯屈叉手前曉八國王曰聽吾一言惟佛在時諸王奉尊教常慈惠夫爲民主無宜有諍當行四等分佛舍利令諸國土皆有宗廟開民盲冥令知有佛以爲宗緒使得景福天神鬼龍諸王黎民僉曰

善哉屯屈普施衆生福田也共請屯屈作平
八分屯屈自以天上金甕中以石蜜塗裏盛
量舍利各與一甕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以
香華懸繒雜綵燒香然燈朝夕作樂屯屈長
跪乞甕中餘著蜜舍利吾欲立廟諸王惠之
遂入甕時有道士名曰恒達從王索舍利王
曰已分不可復得唯有焦炭便自往取道士
取炭香華供養復有遮迦竭人來索舍利曰
已分唯有餘灰可自往取即復取灰奉九十
日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共議阿難隨佛最
久於佛獨親佛所教化施爲弘模阿難貫心
無微不照可受阿難法律委曲載之竹帛比
丘僧議阿難白衣恐有貪心隱藏妙語不肯
盡宣比丘僧曰當詭取之設一高座處諸聖
上會以比丘僧以茲詰問三上三下因問經

佛八

二十四

要可得誠實鳩夷國王立佛宗廟精房禪室
凡有三千諸比丘處其中誦經坐禪王遣大
臣臣名摩南將兵三千宿衛佛廟大迦葉與
阿那律共報比丘僧佛經結律名四阿含阿
難從佛獨爲親密佛以衆生姪洙無度作一
阿含兇怒悖逆作一阿含愚冥遠正作一阿
含不孝二親遠賢不宗受佛深恩不惟上報
作一阿含沙門衆曰唯阿難知夫四阿含當
由阿難出大迦葉曰阿難白衣恐有貪意不
盡出經衆比丘曰可以前事詰責阿難當上
阿難著于高牀諸賢者衆自下問經僉曰善
哉誠合大宜直事沙門即會聖衆逐阿難出
聖衆皆坐復命阿難令疾進進爲聖衆稽首
作禮得應眞者皆坐如舊未得者皆起直事
沙門令之昇坐中央高座阿難辭曰非吾座

也聖衆僉曰以佛經故尊爾于彼從爾受佛之上法阿難乃坐賢衆問之爾有七過寧知之乎世尊在時云閻浮提之大樂爾默然爲直事沙門呼阿難阿難即對曰佛爲無上正眞聖尊將不得自在耶當須吾言乎設佛在

福八

三五

世一劫之間彌勒至尊從得作佛聖衆默然阿難無懼衆聖僉曰且還復座知子宣法與衆所聞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難復三下之阿難復上言伊焰摩須檀伊焰摩須檀者吾從佛聞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伊焰摩須檀吾從佛聞咸哽咽云當奈此何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天神鬼龍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莫不舉哀大迦葉賢聖衆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舍一阿舍者六十疋素寫經未竟佛宗廟中自然生四名樹

一字迦旃一樹字迦比延一樹字阿貨一樹字尼拘類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寫四阿舍自然生四神妙之樹四阿舍佛之道樹也因相約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淨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優婆塞戒有五優婆夷戒有十寫經竟諸比丘僧各行經戒轉相教化千歲千歲之中有持戒者應在第四彌勒佛所彌勒世尊當爲天說經法言今之會衆皆是釋迦文佛持戒者來會斯土彌勒佛言爾曹勤心加於精進行難備悉多少持之佛泥洹後作八宗廟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經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棄國八日得道八日滅度以沸星時去家學道以沸星時得道以沸星時般泥洹草木復更華葉舉國樹木皆更茂盛佛般泥洹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

滅一切十方皆自歸於佛

佛般泥洹經卷下

福八

三六

從佛般泥洹到永興七年二月十一日凡
已八百八十七年餘七月十有一日至今
丙戌歲合為九百一十五年是比丘康日
所記也又至慶曆六年丙戌歲共計一千
九百九十四年

音釋

胞胞匹交切 罽罽居刈切 胸胸訓拱切 偃偃於臆切 脇脇切
虛虛業切 鍼鍼職深切 枿枿那合切 忼忼怳切 愾愾口浪切 脇脇切
曉曉下也 懌懌羊益切 鏤鏤盧侯切 療療魯皓切 躡躡切
傷傷之懌切 懌懌羊益切 鏤鏤盧侯切 療療魯皓切 躡躡切
切切 芳芳切 適適都歷切 膏膏母豆切 搏搏切 頰頰切 愕愕切

逆各逆各切 瞻瞻衣儉切 餐餐音鐵切 蹻蹻直魚切 嗽嗽五勞切 檣檣爾畢切 香香切
也也 樟樟諸良切 言言宜箭切 悖悖亂也